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跋涉,8月4日,山大威海分校爱心支教队辗转到达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革东镇。8月5日,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正式开始。正值暑期,当地教育部门为志愿者选取了宝贡、麻栗、五河、八郎四个有代表性的小学作为教学点。8月12日,支教队在完成支教计划并做好各项问卷调查之后陆续离开革东镇,各自返回家乡。记者14日返回威海,已过去5天了,但心一直留在了贵州。

黔东支教的5个关键词

8名山东大学生贵州山区的一周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冯砚农

☆关键词之一 全才老师

艰苦的环境 造就了“多面手”老师

革东镇的小学大都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交通不便,只能为附近村里的孩子提供有限的教学条件。许多学校只有几个年级,有的学校由于地处偏僻只能隔年招生。在这里十二三岁的孩子读二三年级是很正常的事情。

此次支教条件最苦的应该数宝贡小学了。从革东镇到宝贡小学要翻过一整座山,山上没有马路,不通公共汽车。

校长欧志祥说,学校有248名学生,开设了7个教学班,一个学前班,下设4个教学点,每个教学点只有两个年级。升到三年级他们要集中到宝贡小学本部继续完成学业。学校共有老师15人,他们大部分来自附近村子,中专毕业就到学校来教学,个个都是“全才”,除了要教语文、数学,还要不时地充当一下音体美老师。

在学校工作了30余年的老教师刘昌隆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后被请到学校代课的。3年后,他成了民办教师,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为公办教师后生活才略微好转。“我现在学生的家长都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很有成就感。”

临近退休的刘老师说,他并不后悔把青春年华都交给了这个山村小学。“我家很落后,留不住外边来的人。自己人要是再放弃了,那孩子们上学就成问题了。”

☆关键词之二 留守儿童

学校里80%的孩子 父母都在外打工

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学校里80%的孩子父母都在外打工。附近村子里能够见到的居民几乎都是妇女和老人。缺少管理的孩子们个个都很调皮,陌生人的到来并没有让他们有所收敛。

在麻栗小学家访时,记者走进了姜亚龙的家。这是个11岁的小男生,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三。除了大姐已经外出打工,他和二姐以及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姜亚龙的父母早早就外出打工,平日里兄弟姐妹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姜亚龙的家十分简陋,家里的一台电视似乎是摆设,他说自己从来都不看。他的爱好是养鸡,屋后的院子里有个竹笼子,那里放着他最喜欢的公鸡。隔三差五,他和小伙伴们就带着自己的鸡来斗一场。

问他学习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学校。每天下午学校放学后,和村子里的伙伴们玩到六点左右回家做饭。当记者问他学业能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姜亚龙和身边的弟弟妹妹同时摇了摇头。他们说打工挣钱,看他们说话时的表情,学习在他的眼里似乎并不重要,初中毕业去打工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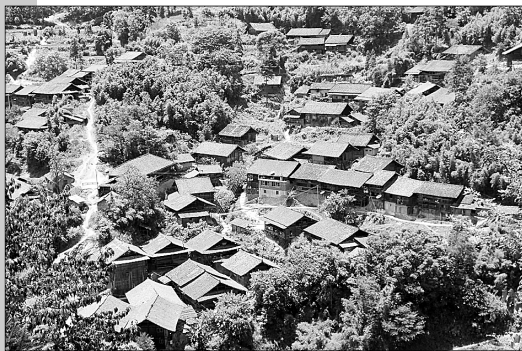
同行的支教队员孙丹丹在听到他们的答案后,急切地向他们解释念书的好处,但他们显得很不耐烦。

☆关键词之三 我的梦想

从“帮爸妈洗衣服” 到“将来我要去北京”

8月8日上午,八郎小学的一堂课上,支教队员让孩子们写下“我的梦想”。“我想帮爸妈洗衣服、扫地、洗碗,还要给爸爸妈妈赚钱,给他们买衣服——刘彩根”这个愿望很简单,很纯粹,甚至都不足以称之为“梦想”。然而对于这些留守儿童,能够经常看到父母就是一个奢望。

家住光条村的欧习文今年12岁。他和14岁的哥哥跟着78岁的爷爷生活。欧习文的家是一所普



小学校隐藏在大山深处。



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小姑娘。



支教队员张晓敏的英语课很受欢迎。



看见笔记本电脑时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



来晚的孩子只好站在门口“听课”。

通的苗寨木质板房,太阳透过板房的裂缝照射进来,屋内相当昏暗。四周的墙壁上工整地贴着欧习文和哥哥历年来的奖状。见到欧习文的爷爷时,他正坐在门口的竹凳上打瞌睡。正值午饭时间,欧习文掀开锅里的米饭和爷爷放在屋角柜子抽屉里的剩菜说:“不想吃。”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和哥哥的“卧室”。与城市里孩子的卧室相比,这很难称作“卧室”。一张单人床上凌乱地扔着几件衣服和一个床单,垫子也是用编织袋包着稻草做的。枕头上方挂的是他和哥哥的衣服。八九平米大小的房间,放着几件简单的家具,余下的空间两个人要错开身才能走动。欧习文是个话不多的孩子,家访的时候他多数不说话,都是旁边的小伙伴帮他回答。

欧习文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具体在哪里,做什么,他都不清楚。每到过年父母带着新衣服回来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旁边的小伙伴夸欧习文学习好时,他说:“我爸爸告诉我打工太累,要好好读书,将来我要去北京,那是个大城市。”

☆关键词之四 热门课程

英语、计算机等科目的 老师都成了大忙人

到革东镇的第二天,志愿者开始教课。当地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支教队员张晓敏的英语课成了最受欢迎的课程。从26个英文字母到简单的英语歌曲,学生们听得认真仔细。由于地域差异,孩子们对个别字母的发音很难把握,张晓敏就带着孩子一遍一遍地读。40分钟的课程在学生们的一再要求下讲了近一个小时。

除了认真负责地为孩子们教授英语、趣味数学、计算机、地理、诗词鉴赏等方面的知识外,队员们还即兴介绍了电脑、世博、数码产品等孩子们眼中的新奇玩意儿。当吉晓禄同学在教室里打开笔记本电脑向学生们展示计算机的操作时,这些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电脑的山里孩子,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当分组上台实际操作的时候,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支教队员围了起来。

除了英语,队员尹贺兴带来的地理知识也让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为了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孩子们宁愿放弃玩游戏的时间也要加一堂地理课。尹贺兴也因此成了支教期间最忙碌的“老师”。

☆关键词之五 支教体验

90后队员在支教日记里说 “我现在才知道”

36个小时的硬座火车,2个小时的大巴,1个小时的步行,这恐怕是所有支教队员人生最艰辛最漫长的旅程了。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人要翻山越岭十几里路上小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现在还有人要好几个班来上合堂。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人直到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学英语。我觉得这次支教我最想说的一个词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们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他们,帮助他们……”这是支教队员秦芬在自己的支教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这个90后的女孩在支教的最后一天因为全身过敏不得不在凌晨3点住进乡镇医院治疗。折腾得整夜没睡的她依然坚持完成了第二天的支教任务。

有人评论说,90后是“垮掉的一代”。可对于支教的90后队员们来说,尽管条件非常艰苦,队员们始终充满激情。短暂支教,他们认真教授早已烂熟于心的课程,并且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当地教育问题。

返程路上,支教队员孙丹丹告诉记者,她无时无刻不被当地人看到队员们到来时表现出的热情所感动,每到一处,迎接他们的都是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留他们吃饭、送自家种的水果。她说:“对于我们90后的大学生来说,支教不仅仅是我们给予孩子点滴知识,而是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叫坚持,什么叫艰辛的过程。看到他们,我们90后的大学生们更应该思索的是肩上的重担。”